

糾正對出谷紀的錯誤闡釋 宗教歷史觀不應與自然界分離對立

鄭生來

在一九五零年代至一九七零年代之間，出谷紀成為新神學的重要核心和基礎，特別在拉丁美洲所形成和演進的解放神學。天主介入了人類歷史，以民在埃及受奴役，而「天主聽見了他們的哀號，就記起了祂與亞巴郎、依撒格和雅各伯所立的盟約」(出 2:24-25)。祂召叫梅瑟，領他們脫離埃及的奴役，同時顯露自己給他們，他們在沙漠經歷了四十年曲折的逃難，最後才到達所承諾的福地。

當時的聖經學者指出，以民因而突破性地意會到一種新而獨特的歷史觀，天主所介入的救贖史，亦同時把自我啟示給以民，與他們結盟，他們成為天主的選民，同時明認天主是他們的天主。聖經學者所談的歷史，是局限於人類歷史，不包括自然界甚至是超越自然界，可以說是與大自然分割了，互相對立，與以民鄰近的民族不同，他們的神是自然界的神。這樣，以民所信的天主，如同與大自然沒有多大的關係了。

但 Theodore Hiebert 在 *The Yawhist's Landscape* 指出，這種解釋有問題，是受了黑格爾和其西方的哲學思想形態的影響所致，與十九世紀的人類學和神學連在一起。事實上，在出谷的雅威傳統，雅威仍是多方面以大自然的現象顯露自己。

天主在荊棘叢的火焰中顯現給梅瑟(出 3:2):「上主見他走來觀看，天主便由荊棘叢中叫他說:「梅瑟! 梅瑟! 」他答說:「我在這裏」。天主說:「不可到這邊來! 將你腳上的鞋脫下，因為你所站的地方是聖地」。又說:「我是你父親的天主，亞巴郎的天主，依撒格的天主，雅各伯的天主」。梅瑟因為怕看見天主，就把臉遮起來。上主說:「我看見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痛苦，聽見他們因工頭的壓迫而發出的哀號;我已注意到他們的痛苦。所以我要下去拯救百姓脫離埃及人的手，領他們離開那地方，到一個美麗寬闊的地方...」(見出 3:1-12)



天主介入了人類歷史，但不等同與大自然脫離，仍會以大自然的現象顯露自己。大自然仍是在天主的領域之內，祂在人類歷史和大自然內同時運行，不會分割出來。

在曠野內，天主以雲柱和火柱領路和光照他們:「上主在他們前面行，白天在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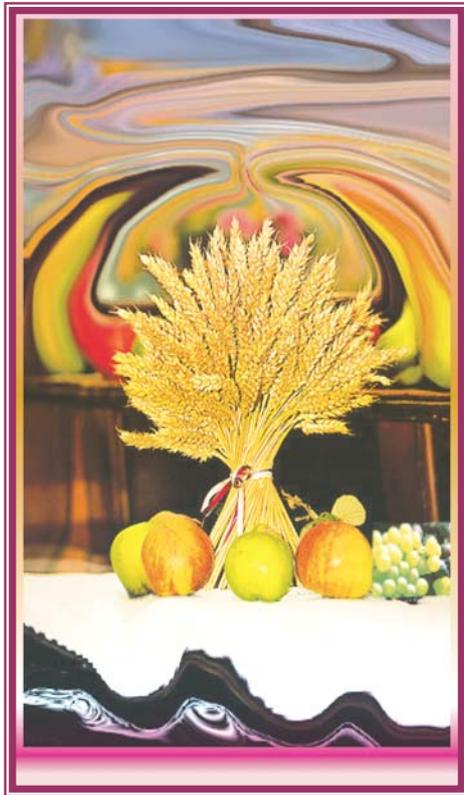
柱裏給他們領路，夜間在火柱裏光照他們，為叫他們白天黑夜都能走路：白天的雲柱，黑夜的火柱，總不離開百姓面前。」(出 13:21-22)

在西乃山，天主在濃雲顯露自己：『上主向梅瑟說：「我要在濃雲中降到你前，叫百姓聽見我與你談話，使他們永遠信服你」。』(出 19:9)

天主亦以雷電濃雲形狀出現：『到了第三天早晨，山上雷電交作，濃雲密布，角聲齊鳴，此時在營中的百姓都戰戰兢兢。梅瑟叫百姓從營中出來迎接天主，他們都站在山下。此時西乃全山冒煙，因為上主在火中降到山上；冒出的煙像火窯的煙，全山猛烈震動。角聲越響越高；梅瑟遂開始說話，天主藉雷霆答覆他。上主降到西乃山頂上，召梅瑟上到山頂；梅瑟就上去了。』(出 19:16-20)

天主亦乘雲降下：『上主乘雲降下，站在梅瑟身旁，他便呼喊「雅威」名號。上主由他面前經過時，大聲喊說：「雅威，雅威是慈悲寬仁的天主，緩於發怒，富於慈愛忠誠。」(出 34:5-6)

西乃山上亦訂下以民禮儀年曆的其中三大節日，都與農場收成有關：



(1) 無酵節：『你要按照我所吩咐的，在阿彼布月所定的日期內，守無酵節，七天之久吃無酵餅，因為在阿彼布月你出離了埃及』(出 34:18)。是與三四月的大麥收成有關。

(2) 七七節：『在收穫初熟麥子時，應過七七節』(出 34:22)。是與五六月小麥的收成有關。

(3) 收藏節：『在年尾過收藏節』(出 34:22)。是與水果的秋收（尤其葡萄和橄欖）有關。

這種敘述，以民出谷的宗教經驗，仍保持與大地有密切的關係，沒有把大自然邊緣化。

但過往和現在不少對出谷紀的闡釋，是過於強調人類歷史，而把大自然邊緣化，甚至排斥。連解放神學的聖經學者 J. Severino Croatto 在 1981 年亦是強調這種闡釋。解放神學對出谷記的重視，強調貧窮人和被奴役的人的解放，是正確的，但不需要跟過往錯誤地把大自然邊緣化。

因這想法在西方的神學和宗教意識，是在深層上已是根深柢固，我們需要明確和刻意地糾正這種西方二元論所傳授的，才能把大自然放回原本的基本地位，整合地看信仰、人類歷史和大地，天主、大地和人的整合，天地人合一。

人類在大地的出現，應是以雙方彼此提升為目標，人類是大地的一份子，在天主內與大地一起共同演進。這樣才能建設一個更完整的神學，更明白天主的啟示和救恩的完整性。